甗甄洞藁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贊校

哀辭五首

魏母李孺人哀辭有序

維嘉靖甲寅夏六月尚書比部郎魏裳母李孺人卒郡人吳國倫同裳舉進士知孺人有士行而悼其不逮中壽亡也往哭之然且救滌乎裳勿過哀毁質也已予在告聞裳且病已又聞其病且死復蘇嗟乎裳也哀而傷矣古有之母以子知孺人何以死哉作哀辭辭曰

嗟展如之人兮此邦之媛毓靈和於樊楚兮胡聖善
之獨全夫豈獨姱以練要兮又雜佩夫蘅蘭纕寶璐
之陸離兮辮明月以為環待明哲以結褵兮洵匹休
於伯鸞申晨婦以作戒兮允賓儀之婉孌奉舅姑以
樂康兮將魚菽以竭懽執俎豆之苾芬兮章夙夜而
惟艱哀時命之屯薄兮痛親闈之長逝寒紆軫而弗
達兮曾歔欷余鬱邑爰匍匐以襄事兮茹荼苦其何
釋荃胤嗣之昭質兮嚴榘矱而教之遵前脩而弗替
兮庶炳燿乎先德策高足於青雲兮食榮名而不溢
顧三釜以心樂兮芳菲菲其未沫何昊天之不弔兮

乃中道以離愍奄溘疾而客死兮悼宗憲之永折悲棘人之號天兮撫綆帷而結憯淚盡而繼以血兮神惛潰而屢絕詎吾黨之忉怛兮將行者其心惻脩靈洋洋兮何適撫臆思恩兮罔極已焉哉嗟指曷忍道兮搤臂覗倚廬兮何人顧梧棬兮在室棄榮祿兮焉依入泉路兮寂寞述德兮風旍擧涕兮山甫采江蘺兮與辟芷薦芬芳兮衆音舉魂之歸兮不可久去幽并兮適鄢渚

徐母黃孺人哀辭有序

維嘉靖甲寅夏五月　封孺人徐母黃氏卒于京其

孤給事中綱銜痛辭闕下匍匐擁孺人櫬以歸其鄉中書舍人吳國倫故與給事厚善而哀其母客死也適東帛羞酒脯往奠焉舍人曰給事蓋幼孤云孺人撫之獨以形影弔也其先文林君積居頗具一二中人產暨下世遘族氏豪陰蓄豕心利爲已有謀奪孺人志以危其孤狀且具孺人抱孤走郡大夫直之以死誓郡大夫見所抱孤飄心異謂孺人曰嫗第亡慮兒當高嫗門也小人何自攘之於是豪懼遂寢謀而給事有今日嗟乎孺人蒙家難以存孤當是時豈愛一死哉茲其節苦矣迺給事業已成孺人志而被榮

名以終不可謂天道無知也微孺人徐氏其微乎爰敶辭以哀之辭曰

嗟母氏兮幼志異鑑女圖兮婉飭具天不弔兮良人逝家不造兮孺何恃羌鬱悒兮百憂至藉穀祿兮矢無貳命不渝兮內難弭孤玉立兮紛可喜授遺經兮遵懿軌愍弗抒兮禍所倚蛟龍驤兮威鳳翔造天衢兮際雲雨錫嘉名兮翟茀美共色養兮鼎食旨歲暇暇兮樂且康考令終兮靈洋洋嗟欒欒兮滋永傷擁丹旐兮遠彷徨神猋舉兮空北堂悲回風兮襲帷裳五音紛兮佩璆鏘蕙肴蒸兮酹椒漿乘玄雲兮歸故

鄉

顧恭人哀辭有序

嗚呼恭人顧大夫良配也爲大夫庀家政甚修而事其姑尤極孝謹廼二子問關先後舉進士稱兩驥矣語曰不知其母視其子恭人豈不誠聖善哉問方觀察黔中闕爲尚書比部郎時恭人卒於家蓋二子不及含飯是可哀也闕爲予言恭人見白兎過其庭遂病不起嗟乎白兎祥也顧獨爲恭人妖讖耶豈恭人之死生有關象緯耶作哀辭辭曰

傳稱女德處卑執勤動不踰閾寔始儀刑吁嗟恭人

歛茲内美江漢蘋藻亦孔閑矣相爾大夫有容有則
中饋竭能賓祭不忒上堂愉愉媚我慈姑下堂煦煦
撫我雙雛伯也鳳舉仲亦偕鳴策足華肆流照儒林
帝降嘉命翟茀委蛇二賢之母大夫之妻貝曰休哉
恭人樂康徽音孔揚受命爾長胡然彌留翳彼白兔
倏謝繐帷遂肩泉戶彼白者兔玉衡之精溫溫恭人
稟茲曜靈玉衡告殞令儀云亡形必有敝兔奚不祥
哀哀二子各在一隅含飯罔逮五内若焚瞻望故都
呼號徂征黔雲屑涕易水吞聲嗚呼哀哉孰豐爾德
孰嗇爾年曷可問兮悠悠蒼天孰畀爾榮孰奪爾養

曷可叩兮綿綿黃壤惟楚有材毋也實培奄其逝矣
我心則哀何以哀之爲位而哭何以薦之生芻一束

劉處士哀辭有序

維隆慶五年春二月晦日安福處士劉君卒于南粵之高州高州守吳國倫酹而哀之初處士從其子司理入郡也余覩之邸中孥見龐眉豐骨翛然有僊風焉因勞之曰丈人耄而不杖異矣又能爲萬里遊請得以巨壑三山爲丈人壽處士曰徼福子大夫猶善飯差强吾兒兒且病至欲以吾餘年棄官去不問古之君子內其祿而外其身乎故從兒遊不知海濵之

遠蓋奪其去志也巳予視司理病則司理有慼容曰家大人春秋高矣獨其意以就養爲快故復輿疾從之乃今頭岑岑不任藥石徒以憂悴家大人重自不孝奈何余退而歎曰劉氏父子相倚爲命其有隱憂乎居旬日處士臥病予巳趣吏人爲治後事而不令司理知也又旬日處士遂不起余旣哀處士就養未久客死南荒而又虞司理之不勝喪也稍稍從苫塊以禮制之曰此乃公身也盍愼諸司理抆涕而頷余言曰孤喻矣第得餘息奉家大人櫬以歸卽日暮塡溝壑壹嘉子之賜也今雖相繼殞絕何補於不孝哉嗚

呼處士有子可謂不殁爰屬之辭以告處士之靈曰

聞公誕生毘厥凡匹南極之精蓊龍之裔學知大義

耻爲常儒惇脩内行孝謹弗渝嬌嬌自好直項直躬

貴不折節富不希容秉耒在野娣饁如賓引滿但醉

廛墟不親亢宗有子一經命之售産購籍畢志弗疑

子也策名公亦難老慈孝既洽禄養滋好令孤能教

毛生善承以喜以懼曷継其寧公何來斯海鶴爲揚

公何疾斯寢熊爲祥公何適斯大虗與遊公何歸斯

安成之丘皇天非高后土非深吉人在疚赤日爲陰

紼謳欲鳴芻靈且駕熟彭孰殤溘焉長夜

封淑人蔡母哀辭有序 代作

維萬曆元年九月十二日　誥封太淑人蔡母嚴卒于家訃至貴陽則十月晦也其子中丞公哭過哀予既匍匐慰之不止又三日始能爲位哭予乃陳牲束帛奠焉初予按貴陽也盖中丞公撫綏二年矣一見遽謀於予曰家淑人春秋高不克就養邸中不佞竊有庭闈之眷無遑寢食子盍爲我圖之會有封疆之役疏未及

上訃至矣嗚呼悲哉中丞公其有風木之感乎其在

太淑人業已享上壽膺重封而貴爲大中丞母生榮

死哀會無遺憾矣爰屬辭以告其靈曰

詩詠壽母史列婦師榮名考終天賚祚之南邦之媛

曷紛其荃胡纚纚纚寶璐㛹娟嫺厥昭族寔始貽穀

姱節好修介茲百福文祿斯承繡鞶英英瑞光在室

上應三靈將彼鳳雛于我岐周載振其羽聲聞九州

煌煌珪組左旄右斧誰其方之文伯吉甫九夷既賓

蔡侯之勳

帝錫嘉命媞媞淑人象服孔宜鼎脂若飴既壽且康

卜爾維祺母也嗟指蔡侯陟屺日薄崦嵫心之憂矣

執紼牽輿憂心鬱紆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不弔彼蒼

發隕其光闈闥晝扃鶴馭宵翔綆棺嗚咽紼含銜哽訣號天無從淚盡以血嗚呼悲哉慈顏兆溢修靈若存悼言風木徬徨徂奔嗚呼悲哉師儀告殞徽音不泯風於洋洋紼謳斯引

祭文一十七首

祭溫處士文

士無顯晦歸潔廼臧令名壽考允其有常猗歟先生毓粹衡湘佩兹蘭杜有苾其芳抱彼卞隋恥暴其光緬漢陰之機息遯鹿門以徜徉策廣步於霞首亢高志而雲翔業彰聃以自老遜朱紱之羊腸顏盈盈而

還童顏嬌嬌而飛揚豈心之不爲形役迺歷耄耋而
愈強荃孫謀之既熾豈祖武其孔彰渥來驅兮款玉
鳳將雛兮鳴岡肆　貤恩之行逮兮覃家誥之彌昌
胡鶴馭之靡援兮倏遺榮而告亡將晝終之不可兮
遂逌然以返其常衡之山兮蒼蒼湘之水兮泱泱桌
生芻兮酹椒漿儼先生兮其來降

祭封一品夫人李母文

何母氏之昭懿兮肇於禹會之鄉萃天姥之靈和兮
葆發曜以爲光褰內美之既具兮而奇服又異乎衆
芳臨夫子之幼清兮爰儷美於孟光既竭帷以將魚

䖍兮復祇敬於烝嘗迺和德之昭盎兮儆沖漠而致
祥誕中興之良弼兮同中甫之維降頒昭質之娟嫕
兮尤弗替乎義方奄窅儀之中逝兮思蹇產而難遣
解繁飾之陸離兮惟好修以為常齊家祚之中起兮
趣國造而齊昌驥馯衡而遠傌兮能蜿蜿其騰驤柄
玉燭以照臨兮撝金鏡於無疆荃袞職之罔闕兮咨
聖善而不揚覃貤恩之三錫兮芬菲菲其未暮被象
服曰祁祁兮娛鼎食而色康表憲師於皇邑兮黙有
贊乎陰教極生人之榮樂兮介景福而未央豈及釜
之為幸兮覘導輿而陋之將招靑鸞於海上兮覩白

烏之來翔胡昊天之不弔兮忽朝華之易萎倏沈陰
之彌留兮遂修夜而不陽卽人壽之樸絕兮與流波
而迅駛歸大素於無何有兮託幽眇而相羊悲棘人
之欒欒兮號恩斯之罔極追慈顏之不可駐兮增結
愲而摧腸陟屺而望兮豈乗玄雲而遐舉擁楹而思
兮將適蒼梧以從乎娥皇叩
帝閽而抒愍兮謝機衡之宥容指於越而斷祖兮歸
扶櫬而彷徨感
帝衷之悼惻兮俞輟直而從禮議殊衈而厚終兮啓
石窌以卜藏雖泉路之冥冥兮廻九陰之餘照畢徽

音之煜煜兮被金石而靡亡亂曰神燚舉兮茫茫不可叩兮蒼蒼霜露凄兮丹旐揚嬺妍息兮繐帷張羅女樂兮酹椒漿儼修靈兮其來嘗

祭少司空徐公文

赫赫司空顓頊之裔合兹箕曜降乃嶽神朴碩外凝符采中蘊結髮弦誦抗志儒玄家難屢嬰經術靡易被褐藝圃振羽天逵出理劇邦入遴清瑣巽言匪諫正色鵷趨爰奉簡書諮行邊圉圖獻方略允當上心九列累遷二京孔邇經營罔斁乃晉冬卿五雉既脩百揆斯宅

先皇殂落臣庶攀號龍輀方膏公爲清道新宮載啓
公爲考成抱此　國哀敢辭躬瘁
帝嘉勞績誕降褒綸錄胤賜金寵靈非一胡遭彼口
遂動歸思遵晦龍山怡情雉水爲儀南國爲憲後來
山川含諸　朝野在望庶幾上壽以俟安車豈謂洸
祠溘焉永逝訃聞遠邇悼罔親疏曰予小人寔奉明
德省垣後進兒女懿親昔也同朝今則異世撫膺思
故舉祖含悲芳軌不遐令儀若覩陳詞絮酒公其鑒
之

祭封御史周公文

嗚呼哀哉蘭有王者之香其瘁也倏焉玉有君子之德其毀也忽焉豈眞宰之有奪抑物情之難齊等彭殤乎夭逵曠今昔而生悲何宛陵之茂士矯蘭玉之殊姿氣英英而薄曜文蜿蜿而銜霓操鴻筆乎骯髒揭龍鼎而委虵謂驤首於雲陛詎戢翼於冥池已迺播關西之清德表韋孟之一經拭渥洼之符采將丹穴之脩翎戒于公之高戶繕崔史之文林晉五桂之足後嗟三松之鮮徵肆伯子之奮跡卜家祚之方殷甫弭節于吻海旋簪筆于彤廷方鼎養之未艾徵馳恩之自天胡霜露之易犯奄館舍之遂捐豈朱熊

之是踐抑赤虬之可鞭將齊骨於鄭圃從委蛻於凌圃儼睆賁之既易奉繡斧而虛懸嗟吉人之在疚悼擗割之纏綿叩帝閽而顧哀橫湖泗以南還緬吾屬之後生藉伯子以游揚歆彖賢之有赫宜世胄之未央負國器而未售操大舟而終藏慨九京之難起虞二禍之淪亡望丹旐以何之闐隊春之不相咽涇渭之永逝挽虞淵而疇將彼天道其奚以如之何弔而不傷

祭封恭人耿母文

於鑠恭人熒熒婺曜含靈毓孝淑肯粹璇閨動中五音

居閒四教芳蘭爲佩明月爲璫鏡以女圖服之師憲
弱笄待字昭族委禽相室既婉有儀罔斁蒸嘗孔潔
裘禍斯安刑于五宗式是三楚爰篤家祚昭受帝釐
介爾繁禎誕玆哲胤規嚴三徙業紹一經丹穴揚翎
渥注奮足雲翔千仞雷越四都伯氏于征仲亦齊軌
門內師友學與仕俱六經載明得朋如響天民知覺
伊誰其先儒術用端譽命赫赫
帝咨敭歷晉爾蘭臺蒼珮入　朝絳騶除道名賢司
軸善類彈冠刱玆友于起草郎署亢宗華國維楚有
材業謝一二龍文掩雙璧匪膺慈訓曷懋忠猷慶積匪

眷恩隆所自褒章累錫象服攸宜八座聯榮五文獻彩彝脂既備色養彌敦壽介期頤禧綿奕葉天之所隲毋也無疆陟屺于飛倚閭何所西陵黯黯搵臂應心不弔彼蒼胡然降割堂摧燕喜弃謝忘憂白烏廻翔青鳥遠逝棘人在疚凶問咄嗟抱杵呼天扶桐搶地繩纓菅屨柴骨塊容聲徹九原血霑雙袵于儕小子忝藉通家匍匐無從相嚮嗚咽墜悲易水屑涕漢濱書宮受翎聽廬藉槁秸棬尚澤繐帳若遺金蠶不緣石窌難旦令儀令德曷亡曷存

天子慰勞禮臣議卹直哉形管貴爾玄臺嗚呼恭人

有子中丞有母矣爰躋二室薦采三花酹酒陳辭神兮來格

祭陳亡義兵鍾蘭等文

嗟爾諸靈生負壯節各力適衆志在國仇頃遇倭奴侵境肆毒爾爲敵愾奮不顧身方獻首功橫罹鋒刃英風烈烈義聲彌揚爰命道人掩爾僵骼陰氛慘澹心誠悼之特揭爾名陳牲旅奠爾名不朽爾魂來歸糾糾洋洋爲厲助順將雪爾憤以衛我疆爾靈有知庶幾承聽

祭吳川節女林玉愛文

嗚呼汝母子胡弗造於天而離慇凶若茲哉嗚呼汝母子胡獨全其天而得死所若茲哉方其閩寇也龍母震驚海若怒號虎士棄壘戈船不操汝母子非有符召可待也胡不畏而走耶及其被執也比屋一炬千夫血刃乞息媮生載塗纍紖汝母子非有羽翼可舉也又胡不順而從耶嗚呼陸可沈天可墜非汝閫不履血可漂肉可飛非汝宗不歸故罵賊之舌勁於天兵抗節之身屹如長城嗚呼爲汝母子蓋烈丈夫之所難也豈其挾三山爲底柱而欲挽巨浸以浴扶桑耶胡誓之激烈而就之從容若是耶嗚呼牴衞女

之號汝憤難平龍曹娥之碑汝哀難鳴爰敦我師君
醜吿俘爰表汝宅揭玆好修斷幣弗續完秉若初逝
鬼弗返來芳孔都汝母子有靈其少慰耶今遣官嗷
詞而以少牢之禮祀汝汝其聽而享之

祭李紀善文

西平有子奕世滋蕃裔在高輿褒然名閥一經累葉
龜紫蟬聯君秉靈和修幹挺立才增北學志紬南圖
佐邑既濶仁闓休暢毅欲有樹退若不勝吏隱既甘
時好弗恤爰在王所曳裾孔陽佩紉湘蘭楚尊楚醴
長揖以徃高蹈海濱爲雲爲霧覩爾諸侔鄉羣鄉里

維子若孫抗意赤松託悰青桂蕉椰爲釀耳熟但眠適我來斯撚髯道故感遇既戚笑語載頻曾幾何時溘焉長逝嗚呼河清可俟漏刻難綿把臂奚辭須臾隔世緇帷素屋望之黯然式千表容先民有則嗚呼玉樹告萎金甌不缺太素爲魂太虛爲穴宰木夜拱雨露自天君其有知鏡茲玄理

祭蔡母嚴淑人文

恒言無當母以子顯家利女貞國宗師憲鄉有徒舍衞聞倚閭仁義忠孝乃承權輿敬姜告殄尼父三歎碑母奚爲圖形大漢蔚彼威雛胎自丹穴匪厥龍媒

曷稱汗血赫赫蔡侯克壯其猷綏是遠國威讋澤流
九譯既共五瑞斯同建爨息焉伊誰之功寔乃文武
焜煜盟府慈訓若臨蔡侯有母母氏頎頎展如嚴嫗
七誡是鏡四德是依偕此良人閩海之濱祚在中葉
內難孔殷㷀㷀拮据靡有定居夙夜荼苦牛衣鹿車
難是用濟誕生國器倚伏何常兆厥三巽一經之遺
百福維基亢宗華國天寔隮之勞施社稷
帝心以懌爰錫嘉名旌是淑德翟茀煌煌羽葆載揚
蔡侯燕喜列鼎稱觴是母是子令聞不已胡然愍凶
訣以萬里多壽多男往哲其艱名孰與耀造孰與完

嗚呼總帷尚溫石窌斯存有郵自天夜臺孔曾嗚呼萬形朝露同歸大素修靈洋洋爲娥爲婺國倫睠棘人之在疚悼懿範之莫追采澧蘭與沅芷聊寄恰而聲悲

祭莊處士文

嗟乎徵君山澤之癯徜徉歌飲歲月遽遽曾不知冠冕之貴於短褐而彭聃之壽於殤子也豈非鴻冥蟬蛻之流歟迺今脩焉沖舉歸乎太素鶴馭鸞驂谷神若故又安知貴不必冠冕壽不必彭聃乎嗟乎徵君不死矣予與徵君之子垂髮定交皓首如一忝籍通

家聞訃銜恤一酹劉靈涕泗盈臆徵君豈復有知乎

祭徐公子文

昔我釋褐司空在　朝宜人如京適生公子英骨天
挺慧靈嶽鍾世德浸延家祚爰篤才與年益聲用賁
彰司空奏勞
天子錄胤畀承嘉命就學成均麗澤羣英翺翔六藝
探奇石鼓邁跡銅鞮省覲南旋逡巡北顧偕爾伯仲
壽爾嚴慈梓里分華士林蜚耀天胡降割兩遘殷憂
五內既摧二懷安釋怨干穹昊淚徹重泉積痛成痾
殞生爲殉訃音所至躃戚悼驚嗚呼哀哉孰禁爾躬

乃喬其嗣孰傻爾澤復夭其年天道難知宛其已矣小子不佞分在通家匪以聯姻始關休戚幽明永隔匍匐奚從藉兹薏殽酌以蘭醑臨風一酹寫我哀衷神兮如生鑒此芬苾

祭門人鄭子賢文

維萬曆已卯孟夏七日鄭茂才子賢卒于家友人吳國倫傷之因炙雞絮酒而奠焉其辭曰嗟乎子賢已矣乎子賢自束髮綴文毎試輒高等從吾兒遊數年已即介吾見以及吾門抱其儀穠穠然端也翊翊然敬也峋峋然溫也叩其中閒閒然虛也徐與之言繼

礲然悟也嗟乎子賢豈非載道之器而用世之資乎
即吾山居樂與二三子遊尤自喜以爲得子賢晩也
乃今暮春之月見子賢病起而色不華心竊憂之因
語之曰盍姑居息以自珍乎又旬日子賢試儁於州
大夫而文氣日振吾爲之憂益深蓋恐其神力竭也
未數日果病病六日吾趨往視之越明日遂不起嗟
乎子賢何負奇之蚤而厭世之速乎豈才竭於文藝
而數厄於陽九乎嗟乎子賢巳矣遺孤在襁少婦在
室愛弟在孩二老人在堂今入子賢之戶但聞哭聲
震于地而徹于天子賢不可復招矣可勝慟乎可勝

慟乎

祭劉仲將明府文

昔予與子垂髮齊年抱經同塾聞道詎先予資子斂子勵予顯切磋既久符彩相宜入共居息出亦連翩肅皇在位郡國徵賢厥歲己酉並薦公車聯轡而北射策彤廬予收子落執手踟躕子反舊業下帷若初予留京邸日月居諸維辰與參天各一隅以子懷珍三獻不剖豈惟行蹶寔遘陽九言念老親就茲升斗蜀晉粤齊甘焉奔走破觚斲琱與古人友此曰召父彼曰杜母年踰始衰有家如旅招以素書爰歸其所

孰膳鶬鶼爲弭誶語孰抱麒麟爲延咆秬積愧爲熄
熏心可炬塊焉臥痾顧瞻無佀入子之室察子之容
欲言古結將吁氣忡予知子病匪藥能攻百憂匪石
塡子之胷虛讓若雷塞子之聰雞骨垂朽七發何庸
屬在彌留瞋目而視啟手啟足但呼汝翁時予在牀
竊窺其異眞性復元眞魂將逝曾不須臾溘焉大漸
蓋棺之辰始卜爾嗣嗟乎仲將仕非不久乃心徒勞
家非不給所居蓬蒿族姓雖蕃罔沐餘膏交親雖廣
罔德一毛豈子之嗇惟子之遭曁承凶問罔不哀號
嗟乎仲將尚憶若翁爲子深憂歔泣而道屬予爲謀

予竟負此子曷自由撫今思昔蒼天悠悠期子白首
泉石見休宛其中棄孰與綢繆嗟乎仲將于澤幾斬
有弟則仁卜嗣匪他同氣之親如子英爽其鬼必神
陰翊爾嗣用綿爾禋傷哉斯悼倍於靈均陳辭釃酒
涕泗盈巾

祭金汝介別駕文

長樂名堧開自李唐山環水紆鬱彼農桑正嘉之間
公挺其鄉始綴家學斐然成章經增藝苑欽爾翺翔
屢試獲雋名聞三湘制科弗偶負氣昂藏晚登貢籍
觀國之光珥筆奏對懷牒爲郎丹轂黃綬佐郡于梁

小心清德奉職維良相時歸政泉石徜徉年躋耆壽忻焉樂康既醉且歌娑娑如狂胡然隔宿不疹而亡嗟乎公乎憶予髫歲公一見之忘年與友擊節稱奇洎乎婚仕恐負所知已公釋褐遇予京師暨予里居公其為儀室既伊邇遊不曠期二三長老皓首龐眉香山白社何加于茲公獨遄往悵悵何之酡顏如生繐帳已施笑笑孤息嗛嗛病癈登堂誰主泫然生悲束芻絮酒來斯歆斯

祭侯夫人文

維萬曆癸未秋九月侯母朱夫人年九十四卒于寢

陽宮廨其子𪹚按察大夫堯封以冬十月之末旬載其櫬浮江而東其子之友河南叅政下雉吳國倫以炙雞絮酒迎之富口而爲文祭焉其辭曰人之寄世壽夭何常子之承親喜懼交致侯大夫蓋奉其母三仕楚矣方夫人年登九十楚人無遠近奔賀之大夫蓋喜極而增懼焉乃今楚人無遠近奔弔之大夫蓋懼極而增哀焉顧太夫人之貞也而有子如大夫貴也而有壽近百歲則晩世所希聞而人子之極幸也第國倫伏在大夫宇下而大夫不以凡民遇之有友道焉今也夫人捐令而古矣既鮮升堂之期夫人之

靈且去楚而吳矣益重招魂之感臥江雲之漠漠望丹旐以搖搖酹酒陳辭不勝哀愴惟夫人其陰鑒之

祭汪氏嫂文

嗟予少齒家造中微二尊棄孤與仲相守惟仲與嫂覩予甚恩仲既有家予亦祿仕嫂氏佐仲厥有成勞慈下睦親不侈不嫉爰篤門祚茂樹懿聲年踰六旬素鮮貞疾胡然遽逝疎戚怖驚仲老疇依孫幼孰恃繐帷闃寂靈几淒清追舊撫今黯焉傷奠陳牲醴酒惟靈鑒之

祭周元亮先生文

維公壺陽上族五世居楚少承家學佩服儒玄登錄
明經翺翔秇苑四方名彥交挹下風膠庠羣英造門
請業三仕爲令所至遺思晉牧雄州滋多異績中歲
納組高蹈林丘觴詠自娛敦雅郤俗交不面合足不
漫投與必端人言遵往訓有司尊禮冠冕師模年踰
八旬起居如壯胡然厭世遽涉殊庭憶予兩家世聯
姻好厥有季父與公周旋接席同居上盟鄉校予雖
後進公實忘年出每同遊入從後載誼闕休戚歡蹙
生平屬在彌留執手驚怖宛其捐棄五內俱傷風雪
載塗遊魂焉逝老成凋謝後來疇依賴有子孫克繇

先緒典刑俱在流澤浸炎生順死甯無厭倚臣陳辭
漬酒公其鑒諸

髲䰄洞稾卷之四十八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賛校

雜文四首

繼本説

國倫將之玄嶽過襄

襄王使其客郊勞焉明日王宴國倫於齋宫饗禮甚盛爲之賦鹿鳴國倫避席謝曰放臣而賓薦之不已泰乎飲既卒爵王起授國倫觶曰襄藩國也以我先獻王之靈受玆赤社以仁立國世世訓之罔敢有俿德暨我王考受命滋益𭴶毋侗好逸乃惠乃順用能

篤於宗親施於有衆庶幾羣臣百姓寔庇蔭膏澤之
仁聲洋洋如江如漢升聞於
天子天子錫嘉命焉奉而藏諸寢廟矣及孤之身不
敏夙夜謹懼思治屏翰之業以少光王室而逆天休
其何德之修修仁乎夫仁立國之本也王考之本仁
也孤繼之遂得題諸齋宮以自鏡志不敢媠忽子大
夫豈有說乎國倫竊以為四方修辭之上操觚從王
遊如唐勤景差鄒陽枚乘者不少矣王無所問而以
問國倫豈國倫知言哉因退而繹繼本之義為王誦
之葢生生之謂仁繩繩之謂繼本仁者好生者也繼

本者善繼其志者也王見夫荆之長松文梓乎輪囷
離奇干雲霄蔽日月天下之巨材也其生意之所息
雨露之所滋蓋不可世歲計矣藉令植本不深灌溉
不繼安見其不終槁落乎故孔子曰置本不固無務
豐末其繫升之象亦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
小以高大知積知固而繼本之義思過半矣古稱積
功累仁莫如周周封同姓之國而以仁厚傳者莫如
魯周之既興也卜年八百而魯之享國亦三十四世
其所由來遠矣本深末茂夫復何疑今王富於春秋
寬恭弘雅尊禮賢士志不好異物而好仁行不務廣

意而務本善繼之道詎其克贊之王如不自滿假而懷永圖則有請焉願毋以寒勝暴毋以終渝初毋以小惠當大德升之高大王其有焉即周公之國與周祚竝長宜不是過豈王之諸臣未有以聞於王者乎王曰善孤知所爲繼矣

爲劉明府立嗣議

士無後而立嗣先王繼絶之遺意也禮爲人後即稱其所嗣而伯叔其所生不亦重乎乃　本朝約法取同宗而罪異姓蓋謹始以明統云漢以來名賢如伏黯諸葛亮戴冑杜正倫皆子兄弟之子爲嗣是於同

宗中又以同氣爲戚非漫然罔擇也況異姓乎仲將
明府生平鬱鬱不得行其意竟無嗣而死郡人莫不
哀之蓋棺之日予與其二三執友及諸內外懿親謀
爲立嗣以主祀事僉以爲然乃屬其內弟盧安盧宗
盧彥盧音內叔盧本正及其從弟盾從姪應龍館甥
吳國賁楊子瞻熊名世請於盧孺人曰明府弟商有
子四人未知所愛孺人涕泣而答曰夫嘗愛其三郎
未及立而疾巳病令從夫意可耳予曰善蓋三郎於
昭穆相當尊卑不失序且同氣最親又明府愛也於
禮與法俱合以間商商曰有諸君在敢不惟命因呼

三郎就靈几前奉明府之意立之遂令服衰扶杖拜奠成禮時三郎年甫五歲僉無謂明府居恒兄事于屬于命名名曰應孝嗟乎應孝立明府庶幾有後矣焉用議夫議者蓋激於流俗之薄而欲有所藉以保厥終耳吾鄉能明府之嗣立而弗愛桀明府之嗣立而弗終此其監不遠非嗣難而撫嗣難也故不佞創爲是議使得告諸家廟矢諸明神曉然示諸宗族鄉黨自有茲嗣以後諸舅諸姪諸甥並當爲明府發嗣子而翼之成立勿使小人有覬心勿使異姓兒有禍心以自扞禮法庶其母子安而地下之靈亦安不則踵

熊某之薄道何以嗣爲謹議

題三官廟疏

郷故無三官廟諸父老之好事者將創爲之而請於郡大夫郡大夫曰神依於人亦必以其鄉之人重而况無其舉之者乎若其謁吳先生庶幾先生一言則三官之靈也而父老之蓍龜也舉易易耳於是諸父老將郡大夫之命來謁予予不能避因叩諸父老曰三官何居嘗覩黃冠所誦天地水三官大帝乎曰然曰然則三龍女所生三元子爲能得道歷世而受封天帝者乎曰然曰然則三子生而官天官地官水否耶

矣而龍王有女雖靈異亦一水族何以能生三大帝
而天地且爲所官乎諸父老矍然失容逡巡不能答
予因喻父老曰有之爲學道者設非以侍福也夫羽
人三官猶之沙門三寶皆取諸身而寓言之天太陽
也地太陰也水則陰之氣陽之精而又能生天生地
生萬物者也故人身一天地而水流行營衛周不息
不息而官之者心也心得其官則天地交水火濟萬
物生故能長生久視而無殀瘸夭札人也而神矣稱
龍子焉神之也示不可測也稱人帝焉尊之也示不
可褻也此三官之所由來也乃黄冠者謂能誦其經

當有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得無塗人耳目而使之芻狗其身已乎諸父老曰異哉附乎吾黨將奉先生之言以省心而因奉三官之像以喻衆庶幾一鄉之人樂爲善而憚爲不善即無罹罪厄厚幸矣安敢望福乎予曰嚼嘻父老得之矣廟址在州東南燕子水口形家者便焉

圓通大士讚有序

圓通大士慧幻人天手目千分指覩無念現身南海五蘊皆空流教中華一切並度慈悲之戶既闢仁壽之塗旋開匪獨沙門比丘宗傳其法旨亦有經生學

士頌述其神功超智筏以先登棗經詮而獨覺兹禪林所以崇妙極而藝苑因之列上乘今人之禮觀世音也良有自矣方伯劉公家世好善自曾大父刻木爲大士象龕而事之至方伯七歲時遂行鳴馬警火之異居室賴以不燬母太夫人尊信益至從宦中外必載與俱晨夕潔除禮拜如見久之太夫人下堂傷足扶而後能履者幾一年忽夢神醫如大士狀以藥塗太夫人足呼而起之比覺遂能不杖而行日益矯健方伯公始解其憂色曰生我者母庇母者大士因述其事志感焉且屬吳子爲之讚佛不云乎出家不

脩善根不如在家在家能脩善根亦勝出家劉氏母子蓋以慈孝爲善根而大士之陰助之也非偶然矣讚曰大士何常出世觀世與大悲心作無量福形超九刼寂照萬緣矜莽持危提若稃㷀㳒哉劉氏四世積因火失不災足折更屣靈祠日啓普濟宵航問何功行曰慈與孝南嶽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脩行第子吴國倫謹讚

像讚四首

顧子承先生像贊有序

先生少發制科出入持風紀惇行古道所至見德乃

其志不患仕不顯而患學不明毅然退處瀟湘靜悟名理而尤側身脩行恥託空言與其弟子良自相師友砥礪脩大業故雖弓旌在門堅臥不出詎徒高鑿坏之節庶幾遥挹蹇之風於是士無遐邇風動景從擔囊執經鍾常盈戶自國倫未嘗知學每見先生溫溫翼翼其言曰益慎行曰益恭與游內之涉蹊徑飾枝葉以藉資賈重而不必其身有者殆霄壤懸矣今且行年七十好學不衰真不知其老之將至蓋嘗心師之而媿不能學也昔者恭士机氾行年七十而行必隨坐必危嘗君曰机子長矣不可釋恭乎氾曰若氾

所謂幸者也何釋恭焉成回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猶曰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由兩賢恭敬不已之心以求所謂不知老之將至可知先生之學進於是而猶不止於是矣適予操舟涉江造先生而問學遇其館甥劉生殷祖使人圖先生像示予因索予贊以爲先生壽予覽之儼然先生臨也遂整衣避席起曰何溫溫翼翼如是非所謂德容耶乃若先生恭敬不已之心卽君家長康無所用其工妙劉生其毋以形求先生哉贊曰

骨相何癯性直則腴溫溫翼翼淵氷恐渝選擇地而蹈

見善則趨饗褰濂洛濯纓泗洙禔衡萬象冠冕諸儒渺焉頹仰今古須臾榮非軒紱樂豈笙竽中秉微尚塊焉安居踐形維肖忽忝扶輿

貞吉宗侯像贊

哲哉帝裔若麟若龍冥心聖則振羽辭宗東平齊軌中壘同風昔在南浦方舟之中惠而顧我溫溫其恭攜以十稔緜緜將適丹青者誰貌爾德容睨而覘之宛其初逢氣陵逸駿目送飛鴻如有所思忽焉往從冠蓋之邸林壑之蹤貴不及政憂罔效忠耿耿徽尚繪難為工

張幼于像贊

噫嘻高山懸水長松拂雲玆何玧也乃有獨行君子相羊其閒白晳脩髯高視緩步骨不必癯而貴踰侯指不必陶而重踰公沾沾乎欲有所吐而未伸傫傫乎欲有所逃而未往豈非寄情濠濮之上而抗志圖史之林者乎何其似吾友張幼于也

延平奚大夫像贊有序

嘉靖壬戌十一月奚大夫攝莆中事而死其難君子哀之初賊之圍莆中也先以僞兵入大夫心知其僞將執之以伐賊謀乃憲大臣卒爲僞兵所紿城遂陷

憲大臣亦縋城走得不死奚大夫死之死之日無有知者又失其屍所在即莆人多謂奚大夫或不死賊手延平太守周公曰豈有奚大夫不死莆難哉乃使人大索三月得大夫屍於民舍中雖膚受三刃而顏面肌色如生時延平公又使繪事者貌其像爲位哭甚哀諸父老子弟觀者亦莫不哀奚大夫如生也後莆人又稍稍言奚大夫欲執僞兵之事延平公泣曰我固知奚大夫與城俱亡於是以奚大夫像屬國倫且告之故曰子能斬一言使此大夫泯泯乎嗟乎悲哉莆中不守非大夫罪然大夫亦可以死矣不則縋

城走耳萧之子遺謂大夫何大夫楚人又與予善故涕泣而讚之曰峩峩爾冠烝烝爾儀爾命非正爾顏則怡嗚呼嚮喜豈得死所耶

告文五首

救火得雨告謝城隍文

是歲秋七月丙辰邵武東門火偵者曰人火之也太守吳國倫曰惟予司牧失政獲罪于天天實火之竊又聞公孫僑禳火於四鄘劉昆反風於江陵庶幾徼福于神諶于天以急若嚥嚬廼匍匐謁神祠而叩之曰今者天不弔敉及予有衆夫茲衆也明則敉治

之幽則神祠之高城深池匪衆焉負禦災悍患匪神焉依神其憫之庶幾一雨舉衆於燼牧伏其辜玄冥回祿惟神所之鬱攸蒙茸惟神是聽巳復將衆趨火所徹小屋塗大屋縆鉅既竭畚梮告病燋頭爛額者數千人踰時而火不滅國倫復仰天而叩曰天災未巳社將爲墟憂心如薰神其謂何語未卒冠雲滃興澍雨驟集殺彼烈焰解茲憂國倫乃益惴惴焉循墻而退避堂以居敬命祝史而告之曰火天災也牧失政也故災以示警雨天澤也衆無辜也故澤以示仁夫以警始而仁厥終天道其可畏也巳敢不省圖

與其攘神力以口勞乎牲既肥潔醴亦芬芳率我施

倪嗷詞告謝

倭寇將逼高州告城隍文

社稷人民惟牧是主安危禍福匪神焉依頃茲島夷深入我境先賴神力首剉其鋒翼黨董來人情震恐牧誠失職神必恫之譴戒官僚謀及父老省愆滌垢冀鑒於天惟神聰明應人如響閔民悅帝幽贊默成洞啓予愚奠安于土百靈助順沴戾潛銷惟民稚席無虞神亦血食不朽其有姦人搆釁墨吏行私先祈暴揚以警衆志式用非儀用申虔告

倭寇敗遁告謝城隍文

惟神依人惟民依牧幽明雖隔靈爽為昭不逞倭夷操戈內向擾我甌閩神人憤之高城深池藩茲衆庶衆庶渙漂牧職其憂徼福于神克壯我旅長蛇封豕莫敢予攖飛梯懸樓莫敢予逼俘馘既獻士女載綏豈曰能勞厥有冥助金湯孔固血食無疆潔醴陳牲恭申告謝惟神默鑒俾無後艱

自大梁罷歸告家廟文

國倫叨承慶澤遊迹 朝紳歷經二十八載
虵恩既錫禄賜寔優頃職句宣于彼中土孤忠彌瀝

弗避諸艱乃以儌福踰涯直躬忤俗致遭積毀解組縣車止足良安恕尤俱泯但貽忝先德自負明時閑閣省尤循墻知懼惟是松楸孔邇俎豆時親長謝迷途永言思孝庶幾夙夜補缺前愆冀我先靈特垂鑒宥

爲曾祖考墓立石告文

昔我府君卜田茲里中祚式微廢丁家子旅旣易姓隴亦就荒樵虜牧豎秉之徜徉煢煢仲季服儒食藝歲一省瞻含哀霣涕百年于茲望之離離苑爾孫子怛焉心悲謀及宗老顧諸穹天贖復故墟用圖永保

爰題片碣表茲幽宅匪封匪樹若堂若斧皇皇脩靈千祀其寧振我來裔世守一經

題跋十首

題董生圖書冊

龍圖龜書文明天造厥後則寶鼎石鼓金簡玉笥之文以逮八體六書類皆山川藏氣發於異人鴻筆之士始得稽采詮錄刻飾符章昭大信以傳無窮及夫鼎甲鉅卿神明世胄銘功紀氏各記陳篇山漢以來名家代作今學士家圖書其近之矣四明董生少年學書好古尤好作小篆圖握筆操刀心手相應都人

士珍購之生盜沾沾自喜乃挾冊謁予索題其端予故不辨書法得生所爲圖玩之好古之意躍然一典矣東漢荀卿氏且老謂其子曰吾緗帙中有先世所傳秘記嘗爲漢用子其脩之嚮嘻董生得無意爲世用其尚愼所傳哉生名鳳元字體仁

文姬出塞圖跋

文姬出塞圖作自宋人然世多贋本非具目不能辨往從吳中好事者閱眞本在予故人張羽王所南海黎惟敬氏嘗鑒識之予艷慕十餘年不及一覩每以爲恨今羽王來佐郡始得藉觀焉恣我神賞知其爲

宋練不疑矣嗟乎此漢慧婦失意事宋人乃以得意丹青之庶幾與明妃烏孫公主同不泯滅羽王之藏之也有深感哉

題宣和墨妙卷後

此卷爲白門楊伯海所藏予故不善書尤未睹所謂瘦金體乃共紀叓事大奇而筆法遒勁不俗又其中數字如出先大夫手故一見而珍愛之伯海遂以見遺自謂明珠投大賈也嗟乎予豈真大賈哉姑襲之以待賞識者

書張家母節孝卷後

余觀周司業所爲張家母小傳蓋傷哉其言之也夫不貳其夫稱節焉而又爲夫不遺其親稱孝焉蓋士人之所難而毋兼之庶幾婦質而士行其天性矣至以良知之學贊之宜不必然晚近世口耳良知而躬行妾婦者比比而是又何敢望張家母一節乎

書張幼于惠山泉贊後

世品惠山泉味次中泠頃余遊兩山兼嘗之不必然也幼于獨有此贊而元美遂表惠山爲第一大是余意余恨不能家惠山安得唐僧爲通泉脉入楚與兩君子分甘哉

書幼于十箴後

幼于十箴蓋身之也庶幾韋弦之義而比于臨淄水以自鏡乎子輿氏曰養心莫善於寡慾一言蔽之矣而復加箴其九得無防慾之入由外心乎誰謂幼于文人也

題羅伯符書封醫無閭山銘後

往予在大梁元美中丞為先大夫作碑成而難善書碑者會關中馬相國以其客羅生伯符來属予曰是其書法有顏平原之風予因延禮為書先大夫碑蓋運意結體無一不平原法也已生又袖一帙示予則

其所書梁司馬封醫巫閭山銘予讀而壯之銘勒李
將軍討虜功而頌上威德誠壯而生得以儒衣于如
椽之筆從之塞外磨崖書此銘嚴重如堅壘遒勁如
選鋒森朗如列戟橫戈庶幾內懾神武而外褫虜魄
茲不增壯哉諸縣卿見以爲三絕而厚爲生幸謂當
與茲山不磨乃予於先大夫碑則自幸亦厚矣時予
別生已數歲生復攜以入山見訪乃得重覩而欣賞
之爲識數語其後

方仲美遊梁賦跋

仲美故稱詩遊四方而獨以遊梁名賦蓋慕司馬長

卿之為人而自見其志也予覽其辭工雅近古以為可傳而仲美益用自喜因屬所善程孟孺書之夫賦古詩之流也仲美賦誠近古而孟孺書法又足為賦重其傳奚疑

跋王三公卷後

王三公好施不倦與其子自賓善繼之王氏樹德厚矣諸暨人或以其孫季聞舉明經仕今為天報之福或謂季聞仕止百里長歸無一日之餘報又何稱也而獨元美司寇與胤昌太史不謂然昔人有言有所施而人知之是陽德非陰德也夫樹德者不欲人知

寧望報節季問藥一令如遺而依其母飯僧事佛此其志殆與淸甚人知者同也又安計夫報之豐嗇乎元美謂福善爲偶然亂昌以㢘吏爲厚報庶幾其明於天之道乎

再書封醫無悶山銘後

予東遊過吳門遇門人羅伯符氏再出此卷則諸名公題識盈軸矣細閱卷字愈有神情因憶爾雅有云東南之美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予恨不及望見玆山而羅生書法益以諸題識重何異得珣玕琪爲世共寶乎

龐龐洞藁卷之四十八終

甔甀洞藁卷之四十九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贇校

書三十九首

奉明府二叔書

違曠省侍倏經歲矣日瞀瞀南鴻弗至何可勝情言念大人生產不充酤直郡大夫歲時一無白衣之遺小阮微祿尚未能分又大人晚節愈堅恥爲監河貸粟此其窮豈可及哉昔闞文子舍令尹即無一日之儲龎德公隱居不入城府人至於今賢之大人動由古道姪不敏不敢穢素風矣旅中貧病無聊南北論

兵未已長安車馬得無爲處堂燕乎憤世憂生聊託
毫素即何敢擬於風人差欲同街巷語耳此意稍澼
世味漸輕即有移目無所用避惟大人有以督教之
復劉子成僉憲書
自客歲道路拊左又一年餘郤憶疇昔語笑藐然山
河矣足下謂聚散有數然哉舊贈言一卷附徐給舍
以往今達記室否近見督府疏知足下平定首功
朝廷敘典先及之足下名益自此重幸更强飲食鎮
靜南服使三軍素郡異域衣冠即萬里銅柱無能與
足下論不朽也僕瑣瑣如故頃屬南北搆悲羽檄紛

馳時事可憂什伯徃昔生平扼腕卒卒未能借一籌伐檀之刺豈不羞足下乎匆匆復使者不盡不盡

再復劉子成書

答既纔數日而手札繼至即故人加餐之思不遠萬里廼風霜屢及各在畏途其於夷猶一室猶恨不數數也今昔相迥能無悵然惠敎諸篇大自俊逸倚醉讀之神游銅柱矣足下方銳情三苗猶及肆意揮灑遂與山川爭勝豈不稱壯志哉舒丈人老而無子惟足下厚覩瓜葛藉以眠食須臾不則閒左豪且難肋之至於立嗣一節慮無可託是矣儳附飽飃僕亦逆

知其狀然不猶愈於無所歸乎足下其尚力贊之爲
夷入犯留都奚啻臣辱東南事不知所終僕言官又
與聞軍旅足下得無謂我貪衆而已哉媿死媿死

報李于鱗書

自初夏往一書又數月寂無音驛郎宗王兩生時時
攜首甫醉我何能一日不忘足下也間會諸部使率
謂邢大夫亡他獨公檄往來多飾左馬語不近人情
耳邇僕竊不欲終聽彼所爲閉目而分黑白掩耳而
別雅鄭足下又何難焉僕自移官以來蓋眞非據日
攝諸鬼魅憤不欲生然鮮濟也三寸舌尚在足下豈

即尸素我耶不則及其牛羊耳元美倘酧數言个由內不宜有寸鱗此其意豈嫌於並立者乎相近益賢勇其所退舍二子耳至欲以鴻溝界我何者爲我金柷哉閙于與八月已發苕溪度早晚可到計其時足下當入計來玆會大奇即恐造物不易任耳

答王元美書

僕方稅駕出神武會長鬣之士持一紙來授我讀之神賈氣結淚不能下天日黯慘僕夫踟躕僕得藏此詩徃雖三黜奚難焉昨子相一病甚潰二日稍蘇子輿之子九死亡一生國倫遂不得與二生執手而別則

信乎山河在只尺須臾爲異代也吾黨此別又安知非永訣乎不忍道不忍道足下又念吾貧厚有所餉有鮑子在豈復靦顏於人第不負二三子雖古槁可耳適得公遣使臨我援我繻行矣併謝足下

復王元美書

嗟乎元美之念國倫復何所不至哉使者不遠數千里求國倫於空谷只素殷勤長歌激烈讀之悲喜湊至氣盡復增同臭知心孰敦於是夫國倫徒以楊纍故自令見放夫復何言移之匡山頗極陳力何側目者之心難厭也豈必御禦魑魅而後已耶得報西歸遂

欲謝絕人間事擔簦結襪爲五嶽之遊僅以十口嗷嗷四壁蕭瑟未能棄而不問計乘秋東走岱宗就于鱗元美一卜其居廼書至于鱗欲進之元美欲退之是何二大夫使國倫觸藩也吳門千畝非可共便當攜妻子以從不則鴟皮魚腹之間耳夫鴟皮魚腹豈元美所忍於國倫哉元美其圖之矣樂府十章出入漢魏燕歌行方駕曹氏無疑助甫爲誰得足下贈言八章豈其人丈夫哉久不讀于鱗諸體今復更異然二子詩欲傳非吳生評之不可幸俟我梁父之陰

復李于鱗書

白于鱗入陝以西遂絕嗣音心想為病已聞拂衣歸歷下心甚高之從元美緘中得所為四懷詩知于鱗未嘗一日遺國倫也使者投尺素山中友訴良篤跳梁行壯哉國倫奚為不三黜也即湘纍有靈可復作矣獨怪天門日觀其容幾何遒使二大夫飛揚其間日詣人所不到之境雄視千古如是哉幸告山靈楚狂且至矣所寄一卷手不能釋五子篇遂厲行國倫國倫何敢不自愛待調北行計尚猶豫非就二大夫不決也答詩四章舊作一帙先附使者入覽諸俟面陳不宣

與宗子相書

潞河發棹七日始抵直沽行路之難茲其槩矣京華風雨不辨金莖抱疾孤蓬遂不敢北望業徐郎已出不知何貴之門可以遊子相子相之念逐客寧有所不至哉徐郎使槎竟亦相後吾黨一二聚首造物尚忌之昔者促膝縱横不罹重譴倖也僕南矣子相尚善自愛無復爲人係目哉

復宗子相書

別後致足下四書邇今劄不一字及得無爲石頭浮沈耶前王將軍人回云足下方擁朱輪從御史行部

所欲轉致皆肝膈也柰何未遽達耶謫所漸習吏事苦不能工足下謂國倫意氣安在而今逡巡簿書爲也推案有間輙又操翰睨視匡廬諸峯頗不多遜乃不得二三兄弟聚呼而賞之爲念殷矣嗟乎建安七子開元八仙以爲千古一事吾輩達節肖似而同心之義過之廼今五嶽殊方渺不相及豈徒足下念予流落哉元美提兵海岱藉有嘉譽于鱗乞歸耕歷山不食言矣山婦無恙豚兒已能問客覓果足下妾坐暑邸頗無他侵兩嫂尚未抱子乎

復樹德宗侯書

國倫既從南浦與君侯別歸而伏枕山樊門可羅雀
譬則再蘸之婦執斧不過其閫三北之軍持戟羞與
爲伍君侯愧悶奚自來哉非有古心此義榛矣省曾
來諭如起膏肓而惓惓不肖出處似謂國倫好自潔
而汚世也夫展禽不去曼倩陸沈古人已然乎復何
愛獨以褊心未破新態難工衆足虞羅出門鳥道以
信步之足而履不測之險難乎其能免矣君侯獨不
見東吳之子以才而及其親乎不然妻子啼號忍而
不顧已非人情況食祿十年未效鉛刀一割如素志
何如　君恩何戒裝遲遲良有以也君侯心知國倫

顧獨不及此耶草草答貺惟君侯不吝有嗣音

復用晦書

僕羇旅豫章遺我良友陳詩擊節千古一時風昔薊門雅音盛集須臾召忌渺焉參辰令既陸沉猶逢下石佳期不偶物理固有然也回憶舊遊同茲哽咽此南浦離歌哀於易水豐城劒氣委乎延津故人明哲復何言哉還山以來十日九病遂欲寄情霞外棲志蓬蒿謂桐江之風不足希而漢陰之跡無所用抗也廼以家徒四壁十口嗷嗷既無附郭之資復鮮監河之貸兄弟朋友見其若此時載酒殺相過勸駕又近

得北來與闖日夜病悸不已使指南之具所嚮皆迷
觸藩之身進退維谷杜門思過但恐有負故人耳嗟
乎故人尚念我哉使者出疆授書空谷牘不盈尺情
溢江河長跽讀之悲喜交至誦諸作尤見鼓行此境
旣臻他何足羡少自韜晦以永令名固所望也邇者
新搆草堂日與雜作爲伍鉛槧久廢答述不工幸惠
亮

復張子培員外書

三月還自匡山連得足下書甚慰饑渴僕不肖計別
足下五年竟無一得徒以骯髒迕世罪至無所逃即

在南州東帶操手板大鄧其性而迂從吏道然於物情猶未厭也迺欲僕復作何狀耶明哲之訓業既乎達獨恃此心灰木已久頗不爲所厄足下猶哀憐之乎所示諸篇不獨藻麗絕羣而寄意寥廓委蛻風塵大見冥識豈亦楚之山川於足下有小補耶種種積懷吐露無自聞使車入夏當避暑武昌遂可圖良晤但勞足下一使先入山中爲期耳詩二章聊以答既

報張叔大司業書

國倫以被讒出而又不能補過貽嗤士林負辱桑梓甚矣昨謁選復入辱閣下憐而急之似謂下堂之婦

未必自汚襍壘之軍尚堪使戰遂令疑網暫撤迷殼在躬益堅嚮往之心不以迍邅易慮茲所謂道言良於拱璧而明規耀於燭龍也南來入宋忽忽歲餘賸伐木之遺墟弔絕糧之故跡茹荼爲苦寢棘良安蓋旣小諳於自反之義故怨尤不萌即折節道塗無非典學委身簿領亦可效忠若山鬼寓憤於幽篁而波臣乞沫於斗水情雖內迫如時命何況平生鮮所建明一遇摧折方寸爲亂儒者恥之茲國倫所願請事於閣下惟閣下不吝有以命之也久失起居日夜悚息延佇天北雲物含情所遺諸篇時時展誦不減佘

石之音室邇人遐此足差慰

報元美書

數月失起居然無一日不東面哽咽聞老師小葬足下兄弟晝夜哀號不去左右嗟乎自君門無幸於天使足下兄弟有文名今又不幸有死孝名益可悲痛國倫每一念至腸不能廻至聞人談及則又黯然失色愴愴無以語也柰何柰何僕去家且二年兩稚竟未隨任此中勉脩薄職士人不甚以爲懟而被薦次凡六七其仍株困不廢者得無復欲雞肋我耶倘猶不遽削籍則明春當以報政行即得貤封先二人老

死丘壑無恨矣太夫人尊候近復如何二兄善慰之無以毀瘠傷其心也亟欲相嚮一哭埶且無由悵念悵念

報趙汝修書

僕與足下膠漆蓋自束髮然矣以僕有一日之遭而足下久未脫穎每念輒爲歎惋蓋類燕石見寶而美玉不售也廼出處異塗而僕之吐赤於足下者無異分席時卽僕生平所爲無可語人未有不可與足下語也顧足下中稍疑僕僕不知所謂嘗奮袂而歎曰以僕不見信於知已又安所望理於世人乎此卽可

以觀命矣郊西別語衆中不盡有懷眷眷南北倉皇
比至調所日役於外未及溫席在汴中得尺書讀之
知足下未盡棄僕而有以鞭策之也答旣遲遲不勝
悚赧所致規於足下者曲意承規以承終譽至於蝸
角鼠腸不足爲足下介也

報曾朝選書

日者使翰再至卽已握讀所示洛書大義一過計細
玩以復旋病矣數日小閒玩不去手足下默契之學
非僕所窺乃此篇論辯旣明而詞復渾雅有裨聖經
不淺遂可以傳河圖大極先後天四圖旣有獨見亦

嘗並傳顧宜小約其詞與洛書成一家言耳乃云斯言古矣未獲我心夫足下之心非謂不直則道不見乎然直者直明其道如是非謂搖脣鼓舌與人敵談鋒也僕亦云志在明道足矣而渾簡二義正古人修詞大法故徇耳目而習故智非善也激異同而露圭角亦非善之善也僕豈欲足下不明辯之安在其立言哉今足下用僕之言而渾雅其文矣又謂未獲我心何謂命之矣命之矣篇中僭易一二字更望裁定併足四圖成書僕二三日後嘗過雎詰齋中面請教益而後別也力疾先此

報趙王書

國倫來遊於王而王之客則有以王之高義告國倫者國倫是以益願有請於王而擔簦曳屩計未有當也今王先使使問國倫於汴水之上豈亦王之客有以國倫誤聞於王者乎夫王卑身下士有擁篲設醴之風海內士自操一技以上無不欲藉王以揚聲者國倫知名最後徼惠則先洵矣王之義甚高而國倫小人也謝榛膏肓近體鄭若庸墨守六朝兩生今老於王所矣豈復有稗於王然皆有所託而傳焉即不及鄒枚司馬其人亦可以不朽國倫舊嘗識兩生而

王書及之故敢復問雙箎文寶品極精美王者之賜敢不拜命謹對使稽首以謝惟王察之徐當有以報王也

報宗先生書

徃國倫造次遇使者於彭蠡湖上一醉而別嗣即夌寐求之耳庚申之春僕方入京待調會子相訃適至爲之神實內潰起卧失常食不下咽者數十日嗟乎天乎詞人陽九夫復何言譬則同羣之鳥埸翼分棲側目呼儔其音哀矣乃虞羅密布天復助其機而中之不已異乎又數子中僕於子相意更相屬業已約

爲婚姻曾幾何時遂成今古能不動心木石哉僕今羈旅宋中不能遽走哭東望淮海涕泗淫淫且予相素自豪且健飲食無疾胡然棄我豈眞陸嫂失善視耶然亦命矣櫬歸厝何所身後曾擇嗣否願聞其詳昨見詩文已刊布必傳無疑第其中小有可芟且傳之太速而語多觸時忌非宜也可急索原藁發爲一選庶幾死者之心安耳如何傳聞先生哀毀幾失明理所宜有然過矣河淸難俟萬有歸無尚幸節情强飯以需餘年即死者有知願也茲特遣人持四詩哭于子相之靈脫劍束芻早晚圖之矣濡毫氣結語不

復文惟先生亮察

與宗子培書

僕未交子培然從子相知子培深矣子培明經博藝江南北盖罕其儔久而不發豈天欲愈厚其積耶子相生嘗以兄事僕今猶不得就子培爲行欲令僕不懐子培豈人情也去夏在京邸方與王元美作南冠對泣而祭人張助甫以子相訃來天日蒼皇五内盡裂嗟乎吾黨數子豈獨衆人側目而天亦甘心焉僕尚偃仰世途眞不知命矣遣使持四詩先代一哭諸備尊君絨中見區區也

報塵主喬先生書

自都下再候清塵造次南北遂十餘年矣歎焉起居食息耿耿國倫蓋以不率名教被罪南浮託迹江湖靦顏餬口然視在國之日憂懼小分大抵鼠腹易充鳧脛難續且性拙諳世才不逮人時命固然雖士伍城旦甘之矣況猶一官不絕如綫耶所爲深自愧心者不能以國士報先生耳先生高蹈已久海內想望竊惱乙卯之變三秦爲墊傾獨門下生徒僕御晏然無恙此豈非天祐者碩以需河再清耶適次栢城握究文學之手而問之始悉猗從如故日課兩公子經

術掩關謝客無復人間之想國倫慰心爲甚雖然國倫嘗侍先生矣毎及時事輒發見顏色不已今廢爲未出豈置天下度外耶抑有所俟也出處大義非小子所敢仰窺願竊有請

報麻登之僉憲書

輿國去大江六十里而境土稍僻又界江西之寧瑞二邑間寧瑞故盜藪而大姓數家尤横輿民甚患苦之蓋自設江防以來盜風少息者十餘年輿民粗安矣近者江防公經數年不一按視以致人心玩愒保障廢弛僕頃年里居見羣賊分道入市而有司者未

嘗問也又一日焚掠近郭三十餘家而有司者匿不以聞於當道今弟去家且二年聞有司益相習以求盜爲諱而市井之民夜不解衣臥又聞盜俠數輩盤據公門爲内外應三農不得秉耒耜矣嗟乎前患寧瑞盜今輿民且自相盜遇寧瑞盜至又引而助之矣何也蓋盜無所懲而有近利民無所恃而多肘腋憂故民而不盜者無幾也又去年大潦無秋今春積雪爽候粒食既匱死殣盈野而鄉之巨猾且藉以王事浚民肌髓閭戶嗷嗷盜風益熾曾諸公覩與荒爵哉由下情不易達耳今者天憫民瘼而以公賜之惟是

父母之邦義非秦越而公來適當其難僕又於公非私交也故敢以數年不達之民情布於下執事惟執事其圖之

報元美書

使還得報書併示近體讀之無一令人語以足下才雄視千古又得索居冥討惟意所命化工為役亡論宗梁先化子輿結舌即歷下生僅僅相持如國倫者竊欲不自量難矣然雖揭千抱牘毋敢未忘北山愚公東海夸父其志如是豈元美所不諒乎敬美瑰奇昔嘗畏之今覩所作日益凌厲張茂先之稱二陸曰

如龍躍雲津足下兄弟實似之敬美則自以爲得歷下生一言相印可解將謂長公何至欲與明卿並驅中原敬美之志則大矣余將執鞭以俟乃其紅顏棄傳適意蓴鱸奉母從兄終身訢然則吾黨諸兄弟不及也昨嘗移書勸駕不知敬美謂何子相集序已先入梓如所評隲了相得無欲奮臂嚙舌於地下乎即又何可易也樵陽介羣盜之中而禍未及境似非有人力所最苦者督府無時調發兵餉難乎卒應耳戎馬之隙再遣健兒持不腆起居太夫人惟足下亮察

復元美書

入夏還樵陽得足下一書四詩讀之海立山移不辨
吳越潸然揮涕念當如何尚記足下詩云亦知終鼎
俎辛苦爲誰肥又書嘗恨不能礪白刃而剸權姦之
腹嗟乎豈惟足下有是心鄙人負國士之報盖每飯
未忘也乃今鼎俎旣明無煩手刃而噍類魚肉膾火
徹明斯不足以報地下萬一哉吳人每言足下荼志
哀傷更踰古昔益令人心寒吳生來知起居殊備鄙
人近理存殁諸故人手帖稍稍成帙每一過一淚至
尊君老師一帙則每過數淚不止人世飄忽誰俠河
清耿耿微衷欲有所藉不淟耳足下又言讀佛書俠

悟冥漠將能斷割一切世累顧於海內弟兄遂比之恒河沙耶抑猶招之俱上乘也

報張叔大學士書

自梁園辱報書廣以神理佩之迷穀仰而思之蓋下務之冥契而孫向之所爲善蘊也國倫不敏感此微言殆若天牖然懼智習難化敬怠無恒則竭吾才或足以遂過而克其所操又不能以致遠請事三年迄無所就安得容與於冲和之堂而日聞昭曠之旨乎邇且爲閫吏所事事除戎討倘薰胥其心問俗祭眉即又鮮克有濟其四境未及于禍則天幸也政府載

清帝力易暢所需以守四方漸多文武士杞人之憂安足破乎計閣下入相在即當復修伊傅周召之業建纛揭羽海不揚波而杞人者又無所用其憂矣海隅望京直在天上故人未照豈其遐遺

答敬美書

吳生持足下書來相念獨至又讀贈山人三絕句冷然有深湛之思足下遂與長公相難兩驥二龍無奇矣鄙人奔走未有息踵尚負登堂酹墓之期失此夙心即非宿草可陳耳今寄足下二絕幸覽見其區區古人有九世復讎三年報怨者足下兄弟覩於近事

則薪膽可舒比聞咸陽市中人人爭啖其肉又何假手刃之乎歲時酹祭其以鄙人之言先報地下可也遠馳一力起居太夫人併問足下兄弟無恙

報易興化書

執事以一旅寄命新復孤城落寞之懷人所共諒至於解腥穢而調瘡痍使士女綏靜烽燧不再舉則已不免勞餘力乃一二祇禍不悔如蜮含沙向人所謂難之尤難者也然爲之三年有成天下事無復可以難執事者矣僕株守山郡雖抱積薪之憂然視執事經營力易數倍顧竟無尺寸可稱於上下古人縱步

羊腸側足周道倚伏固非所測而脩人俟天學者居
以爲不易也執事何以教僕乎部使間以海岸爲言
執事宜先其所急以塞羣望餘可次第舉也如何

再報易與化書

以公處煨燼之地而撫此瘡痍餘民一年以來漸有
生色而又嬰城却寇以其餘力解仙遊之危此雖人
謀亦天意相孤忠也大難既平殷憂稍釋轉禍爲福
因敗爲勞非公孰當之聞尊體欠安恐亦焦勞大過
且不遠復矣旅中無可慰藉幸善加餐遡者香寮之
賊烽望邵境日夜虞其豕突業已稱兵境上已得一

問諜訊之果云賊計將由邵入江以敗於承安又聞邵稍有備遂不果西耳廿日後此曹報已殄絕未及解嚴賤體已病山中之懷知公非欺我然以楚人為閩吏則此口無從啓耳

寄袁松江公孫書

得太倉所寓書知賢勞雲間已即真握雲間符矣以我兄翁閱十五六年得刺一郡視諸少年疾足過者數輩然而甘之無論大兄奇節鉅才非弟所望即弟操弩末之力猶足以備任使未敢多讓於諸少年蓋誠欲安輸於羊腸而正色於虎尾過此以往桓魋其

如予何焉聞佳麗大非故昔父老借寇君相簡賢知大兄非負其所舉者竊在下風敬俟嘉擧乃若閩吏不能以一日釋其戎衣則大兄所必憐也奈何

與林繼卿郎中書

往歲入建州已知仁兄離憂遘難極爲酸辛比既不能匍匐叩慰而所聞寄寓延福之境消息難真失致訊言無可解罪矣邇得延使寓書亦未明示所安悵焉東望腸如縷割方君敬歸自三山始知兄亦淹留三山間無他適也海氛未靜山孽易萌近者苦兵遠亦困餉無論守吏蓐食露寢不足言勞乃察庶眉家

泣戶數愚民思亂智士憂生象至著矣弟以弩末之
力與此累卵孤城日夜戒心容鬢為老幾時得對仁
兄寫此鬱鬱及請所為善後計乎郎兄之念弟當亦
無不至矣

報丘光祿書

夜別紫雲溪上歸即成贈詩厥明書一扇追之則鷁
飛遠矣巳得鐔州榕城書知徒御尚為寇阻入春方
得修其墻屋居焉所謂餘生白刃親困不識耶此中
鳳山寇再警四月始解嚴久失起居痛若創痏前約
當有吳越之遊取道過此久之不至得無為十口羈

耶

與包護軍書

千里一士猶曰比肩十年神交賢乎尚友又遠矣鄧先生天下士也不腆敝邑辱先生儼然見客豈僕無聞尚可與言殆天憫其愚而以先生賜之耳洽夕深語承伏知新殊恨相見晚也今者掃除齋閣敢修盖公徐孺子之禮謹事先生以求幸教併以犬子抱經託之先生豈無意乎願將軍先爲道忱款僕當躬執鞭弭以請也

報俞仲蔚書

僕於仲蔚神交十五年矣曾未有杵臼之遇而殷勤尺牘罄若平生東方曼倩有言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新故吾兩人者非與徃擬仲蔚詩於禎卿即元美不以爲謬書來遜避太過豈禎卿遂絕響耶至謂元美時過禎卿則又何知言也仲蔚託跡蓬蒿棲志玄漠抗夷叓之節而抽屈宋揚馬之思才本兼人境復無累又與王郎密邇倡和不孤語出驚人宜矣宜矣顧僕敝屣未遺塵車自枇採翰於蓐食露餐之隙而欲與仲蔚爭奇並麗不巳難乎即他日與仲蔚有偶於元美又安知元美不以縫掖加二千石乎山川阻

邈我思悠悠偶附吳生爲訊者如此詩二章並徃焉

與熊紹殷書

數年積悰萬里一破窮途奇遇造物有深意焉居常聞羅浮爲南海大觀今且闇闇烽燧中豺虎據塗無從飛躡肁端州七星巖跋地撑天玲瓏怪絕又以我故人爲之主則老吏投荒踰端州而西也豈偶然哉雷雨夜歸幾爲泥鮒主客高興誰其嗣之方擬詠一長歌小發幽趣執筆無狀又似爲山靈所褫抵郡後則山海之孽二面牽制每從蓐食露寢中憶與故人街杯泛艇時猶隔世也又坐署中十口呻病旅況益

惡屢逢郵使不及致一言山中大舉酋首尚遺流毒未靖隱禍關切此兩郡所共隱也故人何以策之

與馬參將書

大率嶺西濱海地方兵多不習水戰賊船未泊時宜先行清野之法使賊登岸一無所掠而勢又不敢離船大遠我兵大營與賊艘相望可一二十里時出小隊挑戰彼卽退遁無疑不遁則我兵以靜制動必勝亦無疑若賊以小艇載數人以餌我而我兵貪之未有不墮其計者然此特可爲邀擊討捍地方一時之忠耳至欲取全勝樹大功必非戶艦水戰不可水戰

無其雖有萬衆無能爲鄙人上狀軍府請發戶撥米已數月竟無隻櫓西來祇爲畫餅奈何頃見麾下爲山海增兵之議具悉忠款又聞久召豬鈴此來必爲嶺西福鄙人前所陳得無以爲書生之談乎同心共濟適在此時不敢不罄其愚耳

報李中丞書

國倫束髮操薄技以從長者游蓋已知明公羽儀南海冠冕中朝矣釋褐以來轉徙江湖二十年卒未有遇間者僕僕荒裔取道羊城始得一登大雅堂望見明公顏色挹之若幽蘭叢桂叩之若大呂九鼎見踰

所聞知先於面十年夢寐須臾一一酬顧以塵鞅驅馳不及繼見比至調所則山海巨警日從烽燧中稍稍修戎事民不遑農功難掩罪意氣都盡鉛槧寖疎坐是久缺起居違其初心甚也遠辱問訊示以見懷高篇暱徒託交忘年抑欲采風下里鄙人何幸冒茲寵靈使還先此寓謝扇頭一詩聊以答貺非敢自附於同聲也

報徐子與書

次潯陽屬一書友人計仙舟入境時可達也高州之行强顏爲甚且不得延佇旌節意甚恨之此中喪亂

無象頗費經營即數月小有成勞顛毛種種矣方以不得足下一耗爲望而吳生遠自浙來手授書翰諭慰敎至見寄三作字句苦心而讀者心更苦也吳生居郡齋一月日覩蕭條踰於蓬處卽負其來意想亦不忍見罪抱子消息幾時可聞三男以足下遠庇無恙工良義業稍通行當受知足下非敢私薦其子也歸計未決田園荒蕪俱不敢以累足下

與樹德書

奉所寄清江書知感厚念已在羊城見使者不復得致一語知使者亦能歸爲俗吏狀高州遠在蒼海之

西蓋盜窟也坐府視事十兵而一民稍修安攘之政
髮爲蓋白他日見故人先故人老矣

與莊則勸書

別週三辰相念如一日手書兩及旣示僕以寬嚴相
濟而又爲吾見訂頑寓目省心直與同古道敬謝僕之
自廣入高也得請司馬以行途無宅警暨視郡事則
十寇而一兵耳旋召瘡痍之衆慰以薄恩鼓以大義
以其三負戈矛七歸耒耜數月稍稍轉弱爲强山海
間遂有數捷俘馘之功且踰三百會熊中丞新破曾
齊而其餘黨千餘奔泊高境僕遣一檄諭令爲我滅

非其類盡赦其類而撫之得生活千餘人又歸被虜
士民四百餘人業已上其事軍府矣守吏保境非敢
言勞然皆自兄教之且春間悔川令得耕乎以補過
故不欲爲兄隱也戎務倥偬道路險遠久無歸書兄
所必諒耶中薪俸業已移助軍興邇來但飲高涼一
掬水諸親友殊無一絲脩敬不亦可詫乎其不詫者
惟兄也舉目萬里悵然悵然

與莊則勸書

文從未來乃心隨兩書行萬里矣又尊人在堂遠遊非
便弟豈不諒耶書中憐弟家難其詞甚惻非弟所敢

承夫第本無家而有家今化而爲無無尚愧不能復其
初也安能顧無益之墮甑而挽巳逝之頹波乎至於
斬關之盜來去自如則可爲一方過計耳